

天安门对峙

1989年，中国的大学生们在一场最终以“天安门屠杀”为悲剧结局的伟大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中震惊了世界。请跟随这个博客和《天安门对峙》一书来重新经历那场历史。

首页 八九一日 八九人物 八九文件 八九图片 八九书籍 八九回忆 八九纪念

Monday, May 28, 2012

八九文件：柴玲“最后的话”录像

柴玲于1989年5月28日在金培力 (BBC) 协助下制作了一个被称为“最后的话”的录像，记载她在学运期间的经历、想法和情绪。香港《天天日报》记者梁淑英也在场并参与提问。这个文字版本由封从德在《联合报》和卡玛的记录稿基础上根据录像整理，作为附录发表于其所著《天安门之争——六四的关键内情》书内。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的几句话了。因为现在的形势就是越来越残酷。我叫柴玲，我今年23岁。我的生日很奇怪，（不清）4月15号，就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家在山东，今年刚满23岁，八三年考北大的，北京大学，读了心理学。八七年考的北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儿童心理。

我在这次运动中，是在4月22号站出来。就是4月18号，我就开始很关注这场运动。那天情况很紧急，同学们饿得很久了，一直等着李鹏出来接见大家，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参加一下追悼胡耀邦的追悼会。可是最后一拖再拖，同学们很愤怒，他们起来要冲进大会堂。我想要是冲进去的话，那天流血就要发生了，那时候我再也不能忍耐，我就站出来了。那时我嗓子已经哑了，我流着泪喊，隔着那个警察的那条防线拿着话筒喊，我说，处理学生关系的那些官员们。我说，学生委托我们过来看一看，请你们出来听听同学们的要求和呼声。没有人理睬。

那解放军说，你别再喊了，没有用，保护你的嗓子吧。他们有几个摘下水壶给我喝，那时候我已经20多个小时没有喝水，【抽泣】没有吃没有喝。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急躁。在最后的时候，我又是女孩子，我马上追出去。我说，北大的同学拉起手来，我爱人他跟我在一块，北大同学一齐赶快撤离天安门广场。我想那时及时撤离，避免一场流血事件。从此以后，我就在北大的筹委会干一些事情。

那天我爱人封从德咬了指头，写了血书，写在手绢上。【哽咽】他写了一个人民，写了一个总理。他很难过，他说：“我，（哽咽）我怎么手上流不出很多血来？”（哭）他没有写完。【抽泣】

当我们的同学跪下，举着那个请愿状的时候，全场的同学都哭了。本来是弹劾政府的一些建议，居然我们必须跪着递上去，而且没有人理睬我们，没有人接收，同学们都哭了。【抽泣】

那天，后来我就在筹委会里工作。这个经历有很多，我想现在就不再多说了。【擦眼泪】

我的感觉就是说，参加筹委会的同学有热血的，有真诚的，也有个人目的的，有虚荣的。有的人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那么胆怯逃避；可在虚荣面前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那么功利。

5月4号那天，我们又举行了一次大的游行，那天本来想发表一个宣言，宣告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从此开始了。后来就是到了、当时5月4号大游行的五四的时候，已经去的同学比较少，有一种疲倦感。没想到那天很糟糕，有一个作为市高联的，周——当时他是个常委吧——周勇军，他就宣布5月4号、5月5号复课。同学都说这课怎么复。当时场面搞得很糟糕，同学们当时很多很失望。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宣告5月5号复课给全国的学运造成巨大的损失。同学很痛心说，这是有些人想用几亿美元想买都买不来的，就给他一句话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说出来了。【抽泣】

后来北大的形势也转为低潮，同学复课的越来越多，同学在复课跟罢课之间产生相当大的内耗，内部消耗。

我觉得越来越苦闷。终于有一天我们认为，只能，必须，搞绝食了。也就是4月20.....5月12号中午的时候。当时市高联的人拼命地反对我们，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学，我们一再坚持下来。作了一些安排。【杂音】一旦这个活动.....【不清】最后呢，终于发起.....【不清】因为我们很着急，觉得跟同学们沟通的渠道太少，同学们的热情在逐渐下降。那天晚上我看了看，因为要绝食，就征集绝食同学的签名，只有40多名同学。那一张小小的纸，我们这签名是贴出去的，贴在三角地。在这张小小的纸上写上为壮士，为勇士壮行。我一下感动了。后来我觉得很难过很难过。那天自由论坛上我就讲了我的话。

我说，我们绝这个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面孔，看它是镇压，还是不理睬。这次绝食还要看看人民的面孔，看看中国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希望。

第二天，当天晚上，有些同学就很.....【不清】我讲完以后，有一个同学，有一个男孩就上来，他说，“我以前很不屑于参加这种政治，我觉得我自认为是中国的毛泽东，今天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那么渺小。我爱我的父母，但是我更爱

《天安门对峙》中文版



点击图片去Amazon购买

“Standoff at Tiananmen”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lick on the picture to purchase at Amazon

中文书介绍

1989年，中国北京的大学生走向街头，向自己的独裁政府挑战。在短短的两个月里，这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从和平请愿逐步演化为忠诚的反抗，最后在面对军队镇压时发展成要求共产党政府垮台的抗议。《天安门对峙》是那一段壮美日子的叙事体历史，记录了当时学生经历盛大游行的喜悦、长时间绝食的苦痛、领导层的内斗、茫然和失落，以及对大屠杀的极度愤慨。

我的祖国！”所以他说，“我要加入绝食。”

第二天，等第二天的时候报名，有200多个……我想想，也许是400多个

金培力：在北大？

在北大。最初我们坚定地参加绝食的只有北大、师大、还有北师院。

那天……【听不清】我们宣誓。我们扎着红带，我的衣服上写着——后来丢了，很遗憾——前面写着“柴玲绝食”；后面写着一个大的“哀”字，这边写着“有心报国”，这边写着“无力回天”。

当天，就是12号晚上，有一个女孩子找到我。她说，你们这种绝食宣言太官方了，太formal了。你该用你的生命来写一个绝食的宣言。当天，我们酝酿了好长好长时间。第二天上午，我们写了一个《绝食书》。这样的磁带录了很多，据说录了1000盘。我希望以后我们到筹委会——北大筹委会——也许能搞到。Eric也许有。

第二天，很多老师他们自己用钱来为我们这些绝食的同学来壮行，请我们去吃饭。那天我一直很悲哀很悲哀，因为我写了《绝食书》。那么呢，我吃不下东西去。当天12号晚上有个作家班的老师叫白梦，他说我在演讲的时候，他们都哭了。而且他匆匆忙忙地出去，给我们买了好多，特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个体户那儿买了几大盘馄饨给我们吃。那个时候，我们很默契很默契。

而且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是在“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死亡正期待着最永久最广泛的回声。我们用死，我们用生命，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中午12点半，同学们就出发了。到师大来集合，一块儿来准备绝食，我们走着【叹气】

金培力：这个绝食以前在中国是没有的？

没有的。

金培力：跟谁学的，是跟印度学的还是跟马丁·路德·金……【不清】绝食的主意从哪里来？

这个主意好象最初我们就有，后来大家发起了。我想大家酝酿了很久吧。是自发的。因为我们当时游行罢课政府都可以不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用生命来呼唤一下，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绝食最初是不到1000人。第一天晚上，慢慢地扩大到3000。各地的同学纷纷涌来，逐见规模。【不清】当时我在北大，我说我自荐为北大绝食团的召集人。因为我有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北大的绝食我的演讲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是这样不是居功，我觉得我必须为这400多个孩子的生命负责。

那天，我都谈。谈得很坦率地说，吾尔开希，在13号晚上阎明复又找我们去谈话。谈了一会儿，我们就很担忧。看天黑了，怕政府采取行动，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退出了，他们在继续谈。当时绝食团的4个代表，对话团的4个代表，还有高联的几个代表，还有些老师们。我感觉吾尔开希被阎明复那种慈父形象完全感化了。当天就，就要求，反正就是戈尔巴乔夫14号那天来之前要求大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对话，不清】

对。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很不情愿，而且我们一致决议不完不搬。因为，我想引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他说：“人们都说，你们都在绝食了呀，还要你们怎么样？”可是好多同学忍痛搬过去了，有的人就是被架着过去的。【哭】我为什么那么痛心？是因为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弄过去了，一下子又散了。【抽泣】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李禄找到我，就是现在的副总指挥。他很痛心，他说，“如果政府如此无赖下去，这样看着同学一个个这样消耗生命的话，那我们就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我们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够忍心眼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死掉的话，那么我们就作第一个死掉的人。”

我把这句话拿到广播站说了，我说我自己愿意做这个绝食团的总指挥吧。好像是，不记得怎么说的了。而参加这个绝食团唯一的资格就是在同学们牺牲之前你愿意首先牺牲自己来使更多的同学们活下去。

最初绝食团就很团结，很纯洁。大批大批的同学倒下去了。救护车声地响。最初的时候我在前面，有一天看到同学昏倒了，被抬上救护车，我直想哭。【哭】

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可能是第3天，第4天中午，有人冲击大会堂，当时外围纠察队员我们调不上来。然后我们就说，“绝食同学，【抽泣】我们，如果你还有体力的话，就站出来。我们去保护大会堂。”绝食同学都扎着白带子，饿了好多天，我们冲过去，站在警、警察，隔在军队跟那个群众之间，插进来在这里边。然后对群众说，“你们想来冲大会堂。可以，从我们身躯上踏过去吧。”【哭】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我就说，我想我们呼吁记者跟我们在一起，给我们作一个公证人，来看看是谁在保卫大会堂。【抽泣】

当时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在参加绝食。就没有想，当时觉得广场的局面越来越庞大，而这时候市高联的一些领导人出来控制这个局面。而就在那里，我不想责怪什么人，但是我可以认为，市高联以前的一些领导同学首先没有领导素质。再一个动机并不是那么纯洁。对不起，我这样直说。当时我没有想到，后来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广场局面太乱了，而且绝食工作也基本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觉得必须靠绝食团这个，起初这个团体。因为它一直这么坚定，来领导广场。

于是有一天我就跟市高联协商。召开联席会议的时候，我们要求要把领导权交给我们，由我们来领导。当我们真的领

这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天安门对峙》中第一次得到完整、系统的叙述。

《天安门对峙》

在谷歌图书上阅读全书

书摘：序幕

书摘：胡耀邦追悼会

书摘：四二七大游行

书摘：绝食的发起

书摘：与阎明复对话

书摘：与李鹏见面

书摘：绝食的结束

书摘：撤退的决定和破产

书摘：柴玲“最后的话”录像

书摘：刘晓波及四君子绝食

书摘：屠杀之夜

中文书评

英文书评

勘误和补充

访问相应英文网站：

Standoff At Tiananmen

资料

《纽约时报》八九年报道

订阅



Subscribe in a reader

Find it on Facebook



博文存档

- ▶ 2017 (4)
- ▶ 2016 (28)
- ▶ 2015 (206)
- ▶ 2014 (26)
- ▶ 2013 (6)
- ▼ 2012 (109)
 - ▶ October (1)
 - ▶ September (2)
 - ▶ July (3)
 - ▶ June (24)
 - ▼ May (47)

导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广场已经出现那种局面，就是各种组织层出不穷。市高联在他们在任期间换了182任主席，就那么几天。随便什么人就可召集一个会议，接着拉起一帮人来，然后把人清出去……【不清】又被别人否定掉，就这么弄来弄去。而学生中又出现什么呢？小的，学阀割据，小学阀，自己拉起一帮人作纠察，而他纠察队长可以说我是纠察总指挥什么的。同学的健康状况在急剧地恶化下去，【抽泣】市民工人的募捐情况很糟糕，越来越糟糕。那个卫生条件也越来越糟糕。而且那种，爆发大瘟疫的危险越来越加剧。同学情绪处于一种面临崩溃——很激动，不太理性，躁狂，容易发脾气。那时我们在收拾以前的市高联留下的那种，就是那种，“军阀混战”的残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时收到各方面的告急消息。一会儿是今天这边一会儿是镇压，一会儿又是怎么怎么样。我们疲于制定各种应急措施。所以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我们一再叮嘱同学，要精简机构，要坚守。我说一下现在的时局。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作为政府，作为李鹏，为什么这样？他通过这几天的事情，他由最初的4个省市支持他已经争取到27个省市，在党里面基本上获得统一。某些外地将军也慢慢都屈从他，或者至少表面上跟他们一致了。而且本来以前军方的力量已经争取到6个军区。而且在党内部中赵紫阳这一派比较容易改革思想和民主意识，或至少他们讲的话中符合群众对民主的要求，逐渐地遭到了清洗控制。

金培力：那么赵紫阳下去【不清】学生有没有合作，一起工作？

这个没有。特别是王丹。你知不知道【不清】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不清】清洗，死在中国。

金培力：阎明复呢？

阎明复肯定是要被清洗的。还有秦基伟之类的。鲍彤，我只知道一点。

而同学这边，就说，政府一方面逐渐形成铁板一块，而同学这边怎么样呢？市民的热情在降下去，市民人心出现动摇，甚至有些市民开始慰问解放军了。同学这边，首先大部分同学军心不稳，都很失望。他们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求什么，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些同学就很伤心地走了，而且同学中出现了一些那样的情况。有的同学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把募来的钱自己藏起来。而且又有些同学把市民给的钱拿去商店买东西。我这只是听说，但我想这个消息会有人证明的。

金培力：【不清】

对，对。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为一种学生中的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果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话，那么周围的便衣你随时可以调动。

金培力：你们有感觉吗，就是说有学生叛徒？

绝对有感觉，而且我们有证据。

金培力：他们给多少钱？

钱我不太清楚。给他们什么样的许诺和交易不清楚。但有一次，我也有一次跟政府接触的机会。我在跟他们的谈话中感到他们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性。

金培力：这次学生运动有什么……最黑暗是哪一天？

最黑暗还没有到来呢。【沉默】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而且有人作为北高联和外高联——校外的高联——他们又很愿意要这种权力。【沉默】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联——各界联合会议、爱国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慨、很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用这次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象。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断】像刘晓波把吾尔开希……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为运动发言人什么的。我在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不断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了，最后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罢免了。但现在他们有些人要重新树他这个形象。

金培力：吾尔开希是在【不清】

这个我们没有证据。感觉就是一些，或者是角度、思考方法不对。当时我跟我爱人封丛德，我们说：“对不起，我们感到我们跟这次会议的气氛整个很不协调，我们要求退出指挥部在这个各界联席会议上的席位。”

金培力：那么【不清】是最好、最团结的是哪一段时间？

最好、最团结的，就是绝食团最初的些段日子。那时民众也很支持，很关怀。那时唤醒的是市民的那种感性、感情，慈父心肠，慈母心肠。而且政府在绝食第7天的时候，对同学施加暴力，市民们自动地去用自己的躯体去阻拦军车。我想那是最辉煌的一页，一下子让市民看清了政府的嘴脸，法西斯的嘴脸。但现在他们通过种种控制，比如说扣除奖金，开除党籍，等等的这些东西把市民重新给统治住。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政府这方面已经逐渐的稳固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

八九一日：5月31日，首都联席会议瘫痪、北京郊区农民游行

八九一日：5月30日，民主女神正式揭幕、工自联抗议公安局抓人

八九一日：5月29日，柴玲重新担任总指挥，民主女神塑像运抵广场

贵州民众公开纪念六四

八九一日：5月28日，柴玲录制“最后的话”，全球游行

八九文件：柴玲“最后的话”录像

《天安门对峙》书摘：撤退的决定和破产

八九一日：5月27日，联席会议决定撤退但未果，万里支持戒严

八九一日：5月26日，广场学生议会投票决定继续坚持

八九一日：5月25日，广场走向平静和危机，杨涛提出空校建议

八九一日：5月24日，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正式成立

八九一日：5月23日，联席会议济济一堂、湖南三人污损毛泽东像

八九一日：5月22日，高自联再度失去广场领导权、知识界游行

八九一日：5月21日，戒严部队被堵，北京进入僵持局面

八九一日：5月20日，戒严部队被堵截在郊外

八九文件：戒严令

八九文件：李锡铭戒严前夕讲话

八九一日：5月19日，赵紫阳告别、学生停止绝食、李鹏宣布戒严

《天安门对峙》书摘：绝食的开始

八九文件：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八九文件：赵紫阳广场讲话

八九一日：5月18日，李鹏总理与绝食代表见面谈话

《天安门对峙》书摘：与李鹏见面

八九文件：李鹏等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

八九一日：5月17日，北京各界百万人游行支持绝食学生，运动目标转向邓小平

八九文件：历史将记住这一天

八九文件：知识分子五一七宣言

八九一日：5月16日，阎明复到广场做人质请求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如果真正是这样一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像什么四五运动、像什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干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党内有，好像社会上也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金培力：那么【不清】，因为邓小平他们说，学生这些事为什么能发生，因为他们没有做他们的工作，没有加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知道，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让我说吧。

他们就会认为，或者他们就会把以前的没有彻底进行的工作，像反自由化清除干净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把一大批这次运动中先进的领袖、学生领袖、和知识界的人物、社会上的人、各阶层的人士、还有党内的、军内的一些能与他们相抵制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声的这样一些人全部清洗干净，然后他们可以控制或军管新闻机构，重新把全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终于恢复到一种表面上很安定、很统一的那种“大一统”状态，然后重新搞他们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中国要、如果真是让他们得逞了，那么中国实际上要复辟、复辟40年，70年。因为如果这样一大批的人被屠杀、被监禁、被他们残害，多少年以后民众才敢站起来呢？不知道。

金培力：他们就是用谋杀、谋杀，还是从【不清】？

还有逮捕起来以后打，让你精神分裂，对待魏京生就是这种手段。【抽泣】

所以我觉得很悲哀。【抽泣】这些话没有办法直接跟同学讲。跟同学说，我们就是要在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还是年轻的孩子们。【哭】

【断】

所以从知识界联合会回来以后，我就去与当时来负责保卫我们总部的纠察同学谈了一些。他们说我们不是来当纠察的，我们就想来看看，看看真正什么是民主？北京在干什么？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很失望。我们当一批纠察我们失望一批。我们整个组织究竟在干什么？还有一个同学说我们大批同学都走了，我们本来有五六百，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说我们这些人都坚持下去，都是坚定分子。因为，有一个孩子跟我说：“我就是不甘心，我要看看究竟乱到什么程度。”

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哭】我感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哭】我有责任用我的生命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哽咽】我一个人太有限了。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了争夺这权力，【抽泣】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感觉到特别累。【哽咽】我就是想全中国的中国人、【抽泣】全世界的华人，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抽泣】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哭】

金培力：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

这个感觉，【抽泣】在筹委会——也就是五月十几号以后——我就是越干越悲哀。大该4月二十几号时我就开始感觉到了。【抽泣】那时我想，我现在也想说但一直不愿说，因为中国人不能骂中国人。但我不得不说，就是，有时候我想，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哭】我不值得为你献身！【哭】

可是我又想到这次运动的确还有很多很多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学生、工人、市民，也有知识界的人。

金培力：【不清】你知道很多人认为学生【不清】就是说，好多年没有这个精神【不清】

我知道。我想如果今后中国再次陷入黑暗时期，也许中国老百姓再一次受蒙蔽，再一次互相欺骗，彼此没有真正的感情和交流。我只是想说在海外的华人，你们有自由的环境和人身安全的时候，这个时候，【哭】我希望你们，能够首先做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因为你们有条件，有机会【哭】

【断】

我感觉到有时候他们只是想了解事情的过程。这事情中进行的这些人的人心。他们怎么想，他们的感受。【抽泣】这点让我觉得痛心，因为最伟大的不是这种表现，而是一种内在的、一种人性的展示。【哭】很少人去揭示这些东西。我有两个朋友，作为知识界，只有他们两个坚持到底。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好像是于浩成已经被逮捕了。【抽泣】

金培力：被逮捕了？

被逮捕了。

梁淑英：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知道，从他们的嘴里知道。

学生停止绝食，中苏高峰论坛会议

八九文件：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

八九一日：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抵京，绝食指挥部成立

八九一日：5月14日，对话团、绝食学生与阎明复对话，十二学者上广场劝说学生

《天安门对峙》书摘：与阎明复对话

八九一日：5月13日，绝食学生进入广场，阎明复试图斡旋

八九文件：绝食书

八九一日：5月12日，关于绝食的争执

八九一日：5月11日，胡启立与青年记者对话、部分学生领袖决定发起绝食

八九一日：5月10日，学生大规模骑自行车游行抗议并酝酿绝食，人大常委会决定开会日期

八九一日：5月9日，新闻界千名记者联署对话请愿书

八九一日：5月8日，北大、北师大继续罢课

八九一日：5月7日，学运进入第一个低潮

八九一日：5月6日，高自联领导层变动、对话团递交言辞温和的请愿书

八九一日：5月5日，官方正面报道学生游行，多数院校开始复课

八九一日：5月4日，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八九文件：赵紫阳五四讲话

八九一日：5月3日，袁木拒绝高自联对话请愿、高自联投票举行五四游行

八九一日：5月2日，高自联递交最后通牒式请愿书

八九一日：5月1日，北大筹委会领导频频变动

- ▶ April (23)
- ▶ March (2)
- ▶ February (4)
- ▶ January (3)
- ▶ 2011 (58)
- ▶ 2010 (44)
- ▶ 2009 (23)

标签

王丹 (80)

柴玲 (61)

金培力:从广场里面被捕?

不是的。他……

金培力:在外面?

可能在外面。

金培力:你是从政府官员的嘴里还是……?

就是从两个朋友那里。他们俩说,我们要撤,因为我们有个使命。我们要写一部书,要把这个、这过程中,因为我们亲自参加了这场运动,而且我们知道这运动最真实的是什么。他说我们的使命就是写一部书,争取这最后的机会写一部书,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说如果这部书发表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那么、那么我们就是被杀头也甘心了。【哭】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我感到很痛心的就是,最初绝食的这1000多名同学,【抽泣】我可以说他们的身体健康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摧残,而这些人【抽泣】要葬送这1000多名同学,还有后来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同学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一些成果。他们要葬送掉,就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希望、个人的私利【哭】【摇头】中国人……【哭】

昨天我跟我爱人说,我再也不愿在中国待下去了。我说我想到国外去,因为我学的是心理学。在绝食的第一天我就说过:“我们不是为死而战,而是为了生而战。因为民主不是一代人的事。”我现在更坚定这种信心,如果我有机会活下去的话,那么我会用毕生的精力在中国,从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就跟他,要作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有独立人权和人格的中国人。我要用毕生的精力来培养一批真正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这样做了。

我爱人说——在这之前、在参加运动之前,我们一直在联系去美国留学。他托福考的很高,630,很有希望——他说我只是想到国外去学习几年,中国四五年之内也许没有希望了。我想有机会出去之后我就学法律、社会学,等等。他说十年之后我要组织一批人写一部中国的宪法,一部人民的宪法。【电话铃响】【抽泣】

我知道我这时候要宣布我辞职,或者我引退,同学不会理解,会骂你。我不在乎,整个运动我挨了很多骂,【哭】我很淡然。

但是我希望如果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哭】没有机会做这个工作,会有很多人去做这个工作,我用生命来呼吁。【哭】

梁淑英:那么你打算回去(不清)

你说什么?

梁淑英:就是你打算回去支持、成立【不清】?

没有。最近我一直感觉到特别悲哀。而且同学,就他们本身的民主素质也是相当差的。【哭】而且说句实在的,在我们倡议发起绝食这一天我心里就很明白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哭】有些人、有些历史注定是失败的。

【哭】我一直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在给大家一个坚定的形象。我们在争取胜利,但我心里很明白。【抽泣】

【断】

金培力:绝食是你推动的?

绝食,它是在北大和师大的一些同学。他们倡议。但是在这之前我已经想过,但是我没有跟他们……因为当时我在想通过广播站跟同学交流思想,把大家热情都唤起来。后来当时王丹说要准备绝食,我马上就签了。而且……我当时……后来,有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他叫杨朝辉,他也签了名,也是发起人之一。后来北高联的同学一再劝阻,他说时机不成熟,怎么样。然后这孩子居然又、就又回来说,“你们不应该倡导绝食。虽然我是发起人之一,但我认为这样说不妥。”后来我们就强烈的跟他辩论说,“你怎么能这样,我们已经在做【不清】的工作,而且这个决定没有错。为什么改变主意?”后来我和北大几个同学一块去说服市高联,他们始终很抵制。市高联有些人是有投机倾向,可以这么说。后来当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叫邵江的同学,他本来13号要考托福,我也要考托福。我说,我请求你不要考了。他说好,我们去做法市高联的工作,我相信我有这个影响力。后来当天晚上他们市高联作了一个声明,用的字眼是对我们这场绝食运动他们表示“同情和理解”。在我们心理上,我们感觉到,很愤怒。为什么?你,

【不清】你有什么资格来同情理解我们?要是,真正的态度应该是爱护保护同学、支持同学。这都是一些。我不是想指任何一个人,我就想这场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

【断】

觉得非常悲哀,好像中国就没有人材了。

金培力:你们对民主怎么理解?

民主,我没有怎么在理论上【不清】过民主,我想民主应该是很天然的一种要求和需要,使人们都会有自由的、有人权的保障。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民主也跟人权的解放,人格,独立和自尊的解放,人性的解放连在一起。

金培力:【不清】对话,跟政府对话,最终达到什么目的?【不清】

吾尔开希 (59)

北京大学 (54)

高自联 (43)

封从德 (41)

邓小平 (39)

李鹏 (38)

方励之 (35)

赵紫阳 (35)

香港 (35)

刘晓波 (34)

王军涛 (31)

严家其 (29)

李禄 (29)

刘刚 (25)

王超华 (25)

人民日报 (24)

包遵信 (24)

政法大学 (24)

流亡生涯 (23)

对话团 (21)

沈彤 (21)

筹委会 (21)

侯德健 (20)

周舵 (20)

民主女神 (20)

周勇军 (19)

布什 (George H. W. Bush) (18)

戴晴 (18)

阎明复 (18)

陈子明 (18)

张伯笠 (17)

北京师范大学 (16)

指挥部 (16)

熊焱 (16)

郑义 (15)

马少方 (15)

袁木 (14)

吴仁华 (13)

李进进 (13)

联席会议 (13)

项小吉 (13)

郭海峰 (12)

万里 (11)

我的书 (11)

民主沙龙 (11)

高新 (11)

工自联 (10)

【叹气】对话对政府是一个强烈的挑战，因为它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对手。来自人民真正的呼声，人民要求、人民开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对话，要求监督他们一些政府领导的过程，人民要参与决策，要求检举不法行为，而不再像中国的那些“大一统”的黑暗统治。所以政府很害怕。它不敢、政府不敢，因为他们始终在竭力地维护他们在、他们几十年来苦心经营一种局面，一种对中国广大人民的蒙蔽和欺骗。我想民主最根本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自我的觉醒。

中国人的人性被压抑的很卑微，包括在这次运动中看得很清楚。好多同学就等着。就象外地的同学来了，我们要吃的，我们要住的，我们要什么什么，你们有什么新闻告诉我们？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觉得很难过。你自己，你有双手，你有喉咙，你有眼睛，你可以听、看，你可以去说、去做，你可以丰衣足食，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当然另一方面他们在尽力维持一种领导的权威，这也是对的，但实际上有些同学就很不负责任。他们很习惯于、习惯于一种封建的专制，两千多年来，我们要求民主，包括很多同学都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想这次运动只能说是民主的启蒙运动。

金培力：你们对官倒、反腐败的问题怎么看？

官倒、反腐败是广大人民群众很强烈地要求政府作自我检讨，自我来监督政府的一些腐败现象。因为以前一直是什么党政一体、党军一体，公安也是一体的。没有任何能够强有力地，就是有一个独立的什么党，政府和其他的各党派也有领导关系，没有任何一个途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监督它，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咳嗽】

金培力：去年人们谈论中国学生爱钱、爱赚钱，而不像以前的理想什么的。很多人也没想到，今年会这么大规模游行。你的看法怎样？你们的同学、中国的同学，他们这个非常伟大的潮流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在这之前，由于这个，整个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当的失败，中国人开始逐渐失去了信仰。他们没有信念，就很功利地，很实际地满足于基本的生存要求。他们就靠这个，无信仰地生活着。这次整个运动也有一个，有很多很多人产生，【不清】我想中国人重新找到一种信念，就是中国问题要靠中国人民来解决，而不是靠政府。也不是靠这个国际的什么舆论，必须靠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青年人、很多市民、很多工人和农民，也开始觉醒。【叹气】

金培力：你们有没有受到外面的影响？【不清】或是比较佩服或是比较不佩服历史上【不清】

没有，我想至少从我这。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很喜欢过一种安详的，有一些baby，有一些小动物的那样的，那种，我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搞自己的研究，来培养下一代。我很希望过这种很平静、安详的生活。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没有、没有很多虚荣心，功利心。我，我和封丛德结婚，当时那时候很简陋。但我们很天然地满足这种，而且享受这种生活带来的安详和宁静。我们一直在——尽管很多人都在赚钱——但是，就是说我们也很艰苦，我们也拼命地赚钱。但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为了……我们都很坚定，我们现在很艰苦，但是我们都是在搞事业，真正愿意献身事业那样。不知道你们理解不理解。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认为靠知识救国。就是到了4月22号那一天，我觉得，我觉得那时候是一种良心。我参加运动始终是一种良心。因为我跟同学讲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争取民主实际是在给每一个中国人在争取一份权利，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我特别想告诉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市民，每一个知识分子，甚至每一个便衣，每一个士兵，就是说我们同学拼着性命在争取的这个权利也有你们的一份。我想，如果是在大家舍生忘死争取这个权利的斗争中，我坐一边，不去冲锋陷阵，不去冒这个风险，但一旦这个权利到来的时候，我说，给我拿来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想命中注定我就是这样一种角色。因为只要你有良心，你就会站出来，你就会走到这一步。

金培力：作为现代人，你们没有英雄吗？可佩服的英雄，历史上的英雄？

我想，谭嗣同。给大家一种感觉。他说，吾以吾血荐中华——我用我的鲜血来唤醒民众。我想在我们绝食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的。

金培力：绝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印度的甘地，或者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的影响？

我想，作为我来说，我想我的所有的作为都是很天然的。我以前对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也绝对不想作一个什么精神领袖什么的来献身。我想搞的就是我安心地搞我的事业，过一种很安详的生活。也许别的人有这种想法，也有很多思考。

金培力：那么，广场上发生了一个把毛泽东像挂下来【不清】因为这在中国，平常来说是极端的【不清】佩服毛泽东【不清】？

毛泽东作为这个人来说，他不值得佩服。因为如果是毛泽东时代，这种残酷镇压也发生过，而且也会发生。我不欣赏他。

金培力：有人说把你们的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比，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太低下。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我在13号参加绝食时我就跟同学讲。我想，我说作为我们每一个参加绝食的同学，作为我们每一个所谓的领袖，甚至作为政府每一个人，作为每一个全国人民，都没有想到，整个中国的学运已经起了划时代的飞跃。他们谁都不会想到，而沿用一种老性的思维，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运领袖，他们总是在犯一些错误，就是他们用以前的偏见来衡量这次运动。

【断】

【哭】我父亲来过北京，那个时候是在五一的时候。我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我们俩感情上有时候有点磨擦，吵架什

方政 (10)

浦志强 (10)

陈小平 (10)

零八宪章 (10)

戈尔巴乔夫 (9)

支联会 (9)

李淑娴 (9)

杨尚昆 (9)

杨涛 (9)

胡耀邦 (9)

金培力 (Phillip Cunningham) (9)

上海 (8)

世界经济导报 (8)

挡坦克的人 (8)

民主墙 (8)

江泽民 (8)

程真 (8)

胡绩伟 (8)

诺贝尔和平奖 (8)

陈希同 (8)

韩东方 (8)

于浩成 (7)

北京日报 (7)

李洪林 (7)

林培瑞 (Perry Link) (7)

梁擎墩 (7)

胡启立 (7)

胡平 (7)

人民大学 (6)

刘宾雁 (6)

台湾 (6)

周锋锁 (6)

天安门母亲 (6)

曹思源 (6)

李锡铭 (6)

社经所 (6)

高瑜 (6)

黄雀行动 (6)

三角地 (5)

中国青年报 (5)

共和国卫士 (5)

司徒华 (Szeto Wah) (5)

天安门广场 (5)

天安门艺术 (5)

崔健 (5)

戈扬 (5)

木樨地 (5)

么的，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父母讲。我父亲就很担心，他非常非常钟爱我。他就很担心，他很希望，带来好多吃的来看我们，就很希望能跟我们一块玩玩。因为五一，北京气候不错，把我妹妹也带来了。

但是他一来他就知道，我和小封，就是我爱人都已卷入这场学潮了。他一直很担心。而且我们一直忙在北大筹委会工作，没有时间陪他。那天晚上他说我要回家了，他说我得走，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他说你怎么办，怎么跟我联系。我说我隔三天给你拍一封电报，跟你说我平安。以后我把这个事情委托一位朋友做这件事情。

临走时他突然说，【哭】他说，“万一”，他差点要哭，他说：“万一我收不到电报呢？”【哭】那时候我就说，“爸爸你就不要再来了，来北京也没有用了。”【哭】

我差点要扑上去，我差点要哭了。我爸爸拍拍我说，“不要这样，不要哭着告别，再见再见。”【哭】

他一直很难过。他去济南。我妹妹是读医科大学的。【抽泣】他说：“我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培养了两个珍珠，怎么都卷进来了？”因为我妹妹他们也受了一些影响。她说，“我太佩服姐姐了。”她这样讲。我真……【抽泣】

我父亲，他一直非常要强、有责任心。他是个大夫，他本来可以在事业上很顺利。但最近一下裁军，结果部队就划入地方的编制，不再属于部队了。他们这一代人很希望，以前他们一直寄托一种平等的靠工作努力然后升级，一步步地，他就希望有自己事业上的要求。可是一下希望就没有了，而且大家很乱，都在赚钱，都在觉得怎样怎么样。他们觉得他们这一生的信念就这么一下子全垮了。我觉得我父亲他很悲哀，我经常替他们难过。【抽泣】我跟他讨论，他说不对，我们对国家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他能成就到今天，也是共产党的培养。我说我不相信他，我说共产党愚弄了你们这一代人，我说你们本来可以得到的更多更多。可是共产党嘛……

金培力：你父亲他能不能理解你吗？

他能理解。他说，我父亲就后来说，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他说，因为你们这一代没有我们这一代的经历，所以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哭】

金培力：（不清）

我很难过得就是，我父亲他很伤心。【哭】很伤心。因为在医院迁离的时候，使我家受到一场大的灾难，就是我妈妈生了大病。【抽泣】从此我爸爸一个人在支撑家里的负担。【抽泣】有一次我回家，他，【哽咽】看到他摔东西。他说，【抽泣】“我觉得我再也支撑不下去了，我怎么办？”我也哭了。我不知道这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一个家庭，一个……对不起，这些可不可以不要报道，好吗？

【断】

他其实在各方面都承受了很多、忍受很多。他是一个中国人。【哭】我觉得很对不起爸爸和妈妈。【哽咽】

我想【哭】活下去，就是为了他们。【抽泣】我愿意给他们一些慰藉。我觉得，【抽泣】如果我【抽泣】出事了，我父亲受不了，因为他跟我说过【电话铃响】：“我不再有什么祈求。我就是，我把我一生的希望寄托在你们三个宝贝上”——我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他说“你们三个是我的骄傲”。【抽泣】因为我妈妈那种精神上的疾病，不太稳定，也怕她住院以后也很孤独，她需要理解。而我在外读书，没有办法回去跟她交流。我弟弟还小，不太能。【不清】【哭】

金培力：如果你是政府呢，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我想政府一定会疯狂地报复我们这些人的。因为中国人的报复心很强，我不抱任何幻想。

金培力：如果他们的处理是理想的方法，你希望，他们会不会对话？

不可能。

金培力：这样说就是作梦？

作梦。真是，白日作梦。

金培力：但是很明显你们还是希望解决几个问题的。

我当时，第一次对话不是中断了吗？当时我拿了五页的《绝食书》，我希望在对话时现场直播。我想放一下，让大家让全国人民听听我们绝食的同学怎么想，让他们了解我们为什么。我当时还报着幻想，我可以感化他们。

金培力：政府中有没有人支持你们？就是，心目中理解你们但不敢说？

肯定有这样的的人的。而且我感觉到，如果人民的力量很坚强的话，政府就勉强维持这种统一地位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包括那些投机派，也会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但是必须靠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团结起来。

金培力：你希望其它城市市民，什么上海、西安，也参加运动？

因为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场运动它很多地方都不太成熟。首先这个机会很偶然，谁也没想到胡耀邦会逝世。而且在这之前我们整个这个，就是中国人民，经历了思想很混乱，没有信念、没有理想这么一个阶段。这次整个的运动是学生和人民天然的一种民主意识的一种大暴露。知识界和理论界就远远的落后在这个之外。他们没有给这个运动提供任何一套成形的理论。而且我想这次最伟大的一个胜利就在于人们利益自发的一个大的展示。我相信天然的东西，我不相信现成的理论，我对理论、名人、权威全部没有迷信感。我不知道这样好还是不好，但我就是这样的人。

李铁映 (5)

纪念活动 (5)

苏晓康 (5)

茉莉花革命 (5)

西藏 (5)

许良英 (5)

邵江 (5)

金光涛 (5)

钦本立 (5)

魏京生 (5)

万润南 (4)

乔石 (4)

何东昌 (4)

刘再复 (4)

刘苏里 (4)

孔庆东 (4)

李先念 (4)

李洁明 (James R. Lilley) (4)

清华大学 (4)

温元凯 (4)

科技大学 (4)

竞选 (4)

纽约时报 (4)

肖斌 (4)

艾未未 (4)

苏绍智 (4)

陈一谔 (4)

飞虎队 (4)

黑手 (4)

七条要求 (3)

全美学自联 (3)

八十年代 (3)

冉云飞 (3)

冯正虎 (3)

卡玛 (Carma Hinton) (3)

天安门的回音 (3)

孔子 (3)

张健 (3)

李大同 (3)

李泽厚 (3)

李陀 (3)

梅艳芳 (3)

武运学 (3)

毛泽东 (3)

洛德 (Winston Lord) (3)

海子 (3)

温家宝 (3)

金培力：下一步呢？

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

不过我相信一次大的革命很快就要到来的。要是它敢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敢采取下策——保留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次革命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我虽然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我只要有良心，在下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想我还会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建立一个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

金培力：对改革现代化的方式怎么样看？

我没有说，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改革不对头。因为它富起来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有权势的那些人。这种改革虽然带来一些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但实际上把广大人民、广大知识分子都推上了一种没有希望，没有奔头的那种……我接触了各个层次的人，有些即使是得利者，如个体户，有些什么财团、企业家，还有那个很精明的学生，还有一些工人市民，都纷纷没有安全感。很多人都流到国外去。我觉得这个国家快亡了，快亡国了。到这种程度。

同学喊出了一个口号，说“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做谁做？”我想这次人民和同学都站起来，自己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当时为什么我一直、在这之前我一直很愿意科学救国。

当时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就是25号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筹委会，当时可能混进了便衣或什么。我们在聊天，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前判3年，后来判5年，现在加到7年，后来加到17年。当时我很悲哀，我在想17年以后我出来就40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电话铃响】

那天正好我接到国外以前一个以前很要好的朋友来信，跟我说我不赞成大家都出国留学，但是心理学到国外来学，这是一定的。我一直是很愿意通过科学救国的。我觉得这场民主运动的最根本的胜利，不是只是为了希望，我觉得民主是保证大家的一种平等的自由的生存的权利和努力的方式，保证他们的成果得到承认，而不是被少数人给侵吞去，让每个人劳有所得，所有人都能够很平等很自觉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民……发扬光大我们的民族。

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在民主机制建立以后，还可以有一批人通过科学来真正救我们的国家。我一直这样想。但是这次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不推翻的话，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整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

当时我是想，虽然我想去国外留学，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国家能解决自己问题，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为什么把我们的建设、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才华都献给国外？应该献给我们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个民族太贫困太落后了，需要很多人为她献身，为她奋斗。可是这个国家、这种统治、这种制度让那么多人走了。我们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奔头，都喜欢去领到绿卡。

梁淑英：你看这你们30号撤离出来有没有一些坚定分子继续留在广场？

30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同时，兴奋点集中于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象，什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梁淑英：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

我想我不会的。

梁淑英：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应该有人来接替干下去，因为这种民主运动不是一个人能干成的。这段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金培力：你们最开始跟胡耀邦【不清】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借口，我想，借机。

金培力：4月26号那个社论……

四二六、26号社论，大家就就社论激起大家更大的义愤。因为以前从文革一直是这样，他们希望通过什么两报一刊来一篇社论，大家热情马上就打下去。他们这种办法来管得很有效，所以这次同样如法炮制，而那个新闻措辞【不清】都很一致。

金培力：和文革时一样？

就是。谁在搞文革？是我们同学？人民？还是他们少数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对话？也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人民的思想传播开来，他们绝对不会给这种机会的。【叹气】

金培力：你对外国报章、外国朋友有什么话？国外的。

王志新 (3)

王文 (3)

王有才 (3)

苏玮 (3)

蒋捷连 (3)

赵瑜 (3)

郑旭光 (3)

鲍彤 (3)

38军 (2)

余志坚 (2)

佩罗西 (Nancy Pelosi) (2)

六部口 (2)

刘心武 (2)

刘贤斌 (2)

北京理工大学 (2)

卢冠廷 (2)

四五运动 (2)

尼克松 (2)

巴金 (2)

张伦 (2)

张德培 (Michael Chang) (2)

张智勇 (2)

张铭 (2)

成龙 (2)

林耀强 (2)

梁淑英 (2)

熊炜 (2)

王志勇 (2)

王正云 (2)

王若望 (2)

罗文 (2)

老木 (2)

自由化 (2)

艾青 (2)

芮杏文 (2)

许家屯 (2)

邓丽君 (2)

郑也夫 (2)

郑存柱 (2)

陈军 (2)

陈卫 (2)

陈明远 (2)

陈水扁 (2)

陈西 (2)

陶斯亮 (2)

骆一禾 (2)

鲁德成 (2)

国外的，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就希望，我想，我以前曾经听到种种传说，说我们再坚持两天，戒严令还不撤除的话，那么布什就讲对邓小平的政府不予承认。【笑】还说中国的外交力量，他们就不再承认这个政府。当时我们还曾报过幻想，认为通过外界舆论，能够促使我们的内部得到一些成果。但是今天我跟你讲，我觉得不对。可能政府大部份，他们有利益上的一些要求，他们在这方面不会这样的。但是我呼吁全世界的、有正义感的、良心——我不知在国外有没有这个字眼——他们如果能站起来，他们如果能分清是非，而且共同支持中国作为这样落后国家的这些很弱的、赤手空拳的学生和人民，他们这种民主救亡运动，通过他们的行动。

政府现在已经不要脸了。不怕舆论，不怕流血，什么都不怕了。当是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抵制它，不再承认你这个政府，不再承认你们这一小撮，那么我想对中国人民应该是很大的支援。

金培力：我相信，国外的人民、老百姓一定很支持你们。可是我们的政府也不一定好。

我想是。

金培力：不要要求太高，因为政府是政府。我们的美国政府也不怎么好，美国政府不是人人都相信，站在你们这一边。因为我们美国和英国朋友都是非常崇拜你们的。【不清】而且我相信你们学生【不清】伟大成果，这算不了什么。

这种，我觉得太客气了，用中国话来讲。

我们在这之前，因为我们对出国抱有幻想。我们的同学对我们讲，不要以为到了美国就是一个天国，不是的。到了那边华人很多的地方，中国人的劣根性又表现出来。他们又会互相的勾心斗角、不团结。我现在就特别想说，就说你们在国外有很好的、自由的、比中国好得多的自由民主的机会，你们千万不要再这样、再这样残杀。首先在国内的中国人、华人要团结起来。我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因为这么多的孩子，他们在用生命来争取。你们那些没有遭到生命危险的人，应该来做一些工作，至少消除一些隔阂和私虑，不要再孤立。为这个民族考虑考虑。11亿中国人民不能都亡。
【哭】

八九文件

Posted by eddie at 6:12 PM

Labels: 柴玲, 梁淑英, 金培力 (Phillip Cunningham)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

[Newer Post](#)

[Home](#)

[Older Post](#)

[Subscribe to: Post Comments \(Atom\)](#)

- 麦天枢 (2)
- 丁茅 (1)
- 中央电视台 (1)
- 任晓丁 (1)
- 何晓清 (1)
- 光明日报 (1)
- 兰州大学 (1)
- 冰心 (1)
- 刘华清 (1)
- 刘强 (1)
- 刘燕 (1)
- 刘迪 (1)
- 刘青 (1)
- 北岛 (1)
- 叶研 (1)
- 吴学灿 (1)
- 吴祖光 (1)
- 吴稼祥 (1)
- 唐柏桥 (1)
- 喻东岳 (1)
- 喻东晓 (1)
- 基辛格 (1)
- 天安门记忆 (1)
- 姚依林 (1)
- 季新国 (1)
- 季羨林 (1)
- 宋松 (1)
- 岑建勋 (1)
- 岳武 (1)
- 川普 (Donald Trump) (1)
- 张伟国 (1)
- 张工 (1)
- 张志勇 (1)
- 张振海 (1)
- 张炜 (1)
- 彭真 (1)
- 徐勤先 (1)
- 徐向前 (1)
- 徐祝庆 (1)
- 文化大革命 (1)
- 文怀沙 (1)
- 新华门 (1)
- 星星画会 (1)
- 李克强 (1)
- 李卓人 (1)
- 李柱铭 (Martin Lee) (1)
- 李肃 (1)